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二

紀年

熙宗孝成皇帝四

乙丑皇統五年春正月復教坊

凡樂工二百有五人

創屯田軍按通鑑綱目書於天眷三年

凡女直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

計其户口授以官田使知播種春秋量給衣馬若遇

出軍始給其錢米

凡官田之所自燕山之南淮隴之北皆有之多至六

萬餘乣人皆築壘於村落間

秋七月大旱飛蝗蔽日詔蠲民租按是年旱蝗金史五行志不書

時有蒙古之擾又有旱荒之憂民不聊生

頒行皇統新律千餘條

新律之行大抵依倣宋律其間亦間有創立者如毆

妻至死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他率類此徒自一年至五年杖自二十至二百皆以荆決臀仍拘役之使之雜作惟僧尼犯姦及强盜不論得財不得財並處死與古制異大槩國法嚴酷北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即譯語官也）舞法尤甚上下輕重皆出其手權招納賄二三年間皆致鉅富民俗苦之有尼楚赫大王者以戰多貴顯而不諳民事常留守燕京有民數十家負富僧金六七萬緡不肯償僧誦言將欲申訴逋者大恐

相率賂通事祈緩之通事曰汝輩所負不貲今雖稍遷延終不能苟免倘能厚謝我能為汝等置僧於死衆皆欣然許諾僧既陳牒跪聽命通事潜易他紙譯言曰久旱不雨僧欲焚身動天以蘇百姓尼楚赫笑即書牒尾稱賽因者再庭下已有牽攏官二十輩驅之出僧莫測所以扣之則曰賽音好也狀行矣須臾出郭則逋者已先期積薪擁僧於上四面舉火僧號呼稱寃求脫竟以焚死

九月河決李固渡漂居民五千餘家詔起曹單拱亳及應天五郡民修之按是年河決金史河渠志不書民有地一頃者出一夫不及者助夫之費凡役二萬四千夫五十四日而畢

丙寅皇統六年春三月上以上都會寧府舊内太狹纔如郡治遂役五路工匠撤而新之規模雖仿汴京然僅得十之二三而已

夏左副元帥薩里罕以罪誅按金史本紀海陵天德二年五月以左副元帥薩里

罕為行臺尚書左丞相元帥如故十月伏佚殺行臺左丞相左副元帥薩里罕於汴此云薩里罕以皇統六年誅誤也

達蘭既死或言其嘗與通謀故也

女直萬户呼沙呼北攻蒙古糧盡而還為蒙古所襲至上京之西北大敗於海嶺

按此條已見於天眷元年蓋一事而複見也又考此書載熙宗時用兵蒙古始於天會十三年至皇統七年始及蒙古平首尾十三年其勝負自當非一通鑑綱目於天會十三年書伐蒙古於天眷元年書呼沙呼伐蒙古敗於海嶺於皇統七年書及蒙古平蓋即採之此書而是年一條獨不載蓋亦以其重複而削之未必他有所據也

用兵糧道有三一者屯戍二者出疆三者臨敵金俱失之一者屯戍則各人自營田以供歲計無田者每人一月給粟九㪷或折米四㪷五升餘無分毫所得此屯戍之失計也二者出疆因糧於敵不計遠近每人借支一月糧計米四㪷五升其人既負重甲又為糧累或賤售於人或棄驢馬或督之行速則擲於路由是饑饉不行相結逃竄敵或清野離散可待此出疆之失計也三者臨敵並無火頭負米自造食罷而

出既出更無供饋或出營之久或戰罷而歸或傷重困倦有能造飯者有不能造飯者此臨敵之失計也三者俱失蒙古不毛之役詎能久處乎

蒙古國其人長八尺捕生麋鹿食之其目能視數十里秋毫皆見蓋不食烟火故眼明也與大金隔一江嘗渡江之南為寇禦之則返終無如之何者

丁卯

皇統七年春宋遣使沈昭遠來賀上生辰

蓋帝以七夕為生日也賀禮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

兩錦綺千疋賀正旦禮物亦如之葢生辰使亦以正月至不欲使人兩至也按周密齊東野語載金宋賀正旦生辰有起發使副之貲正使五百貫銀幣各一百兩匹副使四百貫銀幣各一百兩匹又有公使茗藥等錢上節銀各五十兩絹十疋中節銀絹各十兩疋下節各五兩疋又有朝辭回程宣賜等賚當時使宋賀正旦生辰以一時至不使兩遣使者所以省勞費也然以交聘表考之金於宋正旦生辰皆兩遣使至大定時宋於金正旦生辰亦兩遣使此所言乃皇統時法也

金將帥生朝皆擇佳辰尼雅滿以正旦烏紳以元夕伊勒們以上巳熙宗以七夕其他如重午重九中秋

中元下元四月八日皆然

秋九月帝獵於陰山之北遂至雲中府

冬十月帝復歸上京

帝遣使挾相士下兩河諸路選民間室女十三以上二十以下者得四十人

十二月及蒙古國平

初達蘭既誅其子雙和爾圖郎君者率其父故部曲以叛與蒙古通烏珠自將中原所教神臂弓手八萬

人討之連年不能克皇統之六年八月復遣蕭保壽努與之議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團寨與之歲遺牛羊米豆且冊其部長實喇貝勒為莽布國主至是始和歲遺甚厚於是實喇貝勒自稱祖元皇帝改元天興大金用兵連年卒不能討但遣精兵分據要害而還

都元帥烏珠薨按金史本紀皇統七年九月以都元帥宗弼為太師領三省事八年八月戊戌宗弼薨太祖實錄十月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越國王宗弼薨此書烏珠之薨於皇統七年與史不合

烏珠且薨時謂其屬曰南宋軍勢强甚宜益加和好十數年後南軍衰老然後圖之

戊戌皇統八年夏四月中京小雨大雷羣犬數十爭赴土河而死所可救者纔二三而已按此事金史五行志不書

五月汴都太康縣一夕大雷雨水廼亘數十里大小不等四足卦文皆具按此事金史五行志不書

帝之望國崖避暑

秋九月帝遣康訪使蕭裕徧至諸路詢民間自郡守以

下皆究其治狀而陞黜之

冬十一月以故宋王宗幹之子岐王亮為左丞相按據此海陵嘗封岐王程史亦云金帝亮未篡位時封岐王而金史海陵本紀失載而殺其弟胙王元一名常勝及皇后費摩氏按金史殺胙王及皇后皆在皇統九年時亮包藏窺伺之意胙王元者徽宗次子帝之弟也時太子未立以次當立按原書云胙王元者太祖之孫也時太子未立元居嫡長以次當立考元乃徽宗次子不得云嫡長且元之所以有次立之理者以其為徽宗之子熙宗之弟若但云太祖之孫則其人非一何以見元為當立乎今改正亮欲先除去以為己計

因河南兵叛有妄稱皇弟者亮誣元以語相符合并誣阿林達蘭塔斯等按阿林達蘭皆鄧王與之子太祖之曾孫塔斯為護衛將軍嘗以亮逆謀告貲摩后實相連結乃譖於帝悉置之重法皇后貲摩氏帝所積怒遂亦殺之國人皆謂帝淫於用刑不知由亮之所陷也亮頗能矯情飾貌欺世盜名故竊弄權柄害及宗黨如此

皇統九年春三月癸未朔日有食之陰雲蔽之不見已巳

黄頭女直三千人叛遣右都監博索討平之

黄頭女直者皆山居號哈斯罕河西亦有之有八館在黄河東時皆屬金與粟城五花城隔河相近三城八館舊屬契丹今屬西夏初約夏人兵取關中許以三城八館歸之後背其約仍取八館而三城在河西屢攻不能得今此哈斯罕乃黄頭女直非河西也其人獷獷勇鷙不能别死生每出戰皆被以重札令前驅謂之硬軍後役之益苛廩給既少遇掠所得復奪之黄頭不勝忿遂叛

冬十二月丁巳按原書不書日今據金史補左丞相岐王亮弒帝帝平日嗜殺晚年尤暴宗族大臣皆懼不免相與約結以伺其閒是夜亮入帝寢所先收其兵械然後數其罪弒之

亮以岐王充燕京留守時在外諸王召之同謀亮潛往上京入駙馬宅與燕趙諸王謀廢立駙馬曰有一人可同謀乃內侍與國奴也此人好犀帶併岐王照夜白馬惠之必從遂依其計興國奴果大喜先往宮

候帝寢匿其弓劍又親往皇城東門謂守門使者齊
芬嘉里等曰上詔諸王議事可開門既而駙馬及諸
王相次入宮中燈燭如晝諸王持劍直入帳前帝方
熟寢諸王叱曰無道之君匹夫耳可速斬之言訖而
斂落帝驚覺而起見諸王在前曰興國奴何在興國
奴未及應帝已中數刄歎曰我何罪汝等悖逆如是
耶良久而絕駙馬以衾裹其屍按金史熙宗紀皇統九年五月出太保領
三省事亮領行臺尚書省九月以領行臺尚書省事
亮為平章政事海陵本紀出領行臺尚書省至良鄉

名還是亮之還出於帝命非諸王名之而私還也又考海陵紀自熙宗即位亮自以太祖孫懷覬覦其逆謀固已久矣其出領行臺即與蕭裕定謀初非諸王先欲弑帝而名之同謀也又考海陵紀海陵所與謀逆者乃唐古辯秉德烏達諸人既弑帝而奉海陵乃詐以熙宗命召大臣遂殺曹王宗敏左丞相宗賢又不聞有諸王與之同逆也此所言情事考之於史皆不合

戊午

弑帝之詰旦○按原書作甲午考是月己酉朔不得有甲午據金史熙宗被弑實在丁巳日其明日乃戊午也今改正

宗族大臣未知所立乃推尚書左丞相岐王亮好學知書遂立以為帝

諸王環立榻前薄曉諸官成班諸王與駙馬共立亮

為主蕭玉伏劍謂衆曰主上暴虐岐王仁孝可以治國故立為君今岐王已陞殿汝等何不拜衆皆拜亮遂即位改元赦天下以興國奴為四道總管改復姓名梁漢臣按金史逆臣傳大興國後賜名邦基不言復姓名梁漢臣參考諸書大興國與梁漢臣實為二人此書誤合而一之蓋大為渤海姓興國必渤海人而此書與煬王江上錄皆言漢臣本宋內侍為金所掠金史興國傳言世宗即位廢於家後被磔死而通鑑綱目言海陵渡江不克斬梁漢臣核其事迹無一相合則其為二人明甚又按大興國傳興國弒熙宗拜為廣寧尹階金紫光祿大夫此云為四道總管者亦妄也蕭玉又奏曰臣請按行境內以鎮壓不從

者四十六日徧境内而回除蕭玉東京留守按金史海陵紀秉德等既弑熙宗未有所屬呼圖克曰昨者議立平章今復何疑乃奉海陵坐皆拜稱萬歲詐以熙宗命名大臣是海陵既立宗室大臣乃至初非宗室大臣立之也此所言情事與史殊異又按金史蕭玉本尚書省譯史海陵既立蕭裕教其上變構殺諸王以此獲任用而不言其預弑逆之事而海陵紀備言同逆六人初無蕭玉此所言仗劍立岐王者即呼圖克而此書誤以為玉也又蕭玉自尚書省譯史即為禮部尚書呼圖克為都點檢會寧牧至尚書封王亦皆未嘗為東京留守也

亮追廢帝為東昏王世宗大定初改謚曰武靈皇帝廟號閔宗十九年增謚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廟號熙

宗

熙宗自為童時聰悟絶倫適諸父南征中原得燕人韓昉及中國儒士教之遂能賦詩染翰雅歌儒服分茶焚香奕棊象戲即位以來左右儒臣諂諛成風禁衛尊嚴後宫盛色而舊日元勲將相多所疎擯漸致骨肉之間邪心頓起太宗之長子宋王宗盤次曰兖王宗雋（按金史兖王宗雋乃太祖子非太宗次子也）次曰虞王宗英滕王宗偉皆相繼受誅武元初起兵時其主兵者曰晉王宗維（按金史作宗翰）乃武

元從兄之子所謂尼雅滿也其主謀者曰陳王希尹武元疏族於屬為子所謂烏紳也又其次曰魯國王昌武元之從弟所謂達蘭也按達蘭名昌金史闕載又其次曰薩里罕為左副元帥不知其族疏近自熈宗淫刑肆虐疑似濫誅尼雅滿首罷兵柄憤悒而亡餘皆不免族滅而太祖太宗子孫誅戮殆盡矣岐王肆逆豈其報應之理固當然哉熈宗既殺亮以其為刑餘之人不令入廟其後世宗升之廟位熈宗在位凡十五年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三

## 紀年

### 海陵煬王上

海陵煬王名亮武元皇帝之孫宋王宗幹之子按金史宗幹封梁宋國王考遼時有燕封二國之制金時燕封二國惟有宗幹豈熈宗以其為伯父而特尊之與好讀書學奕象戲點茶延接儒生談論有成人器既長風度端嚴神情閑適外若寛和而城府深密人莫測其際皇

統中宗盤已誅皇儲尚幼未有所屬而熙宗疑忌好殺內外功臣莫能自保亮矯飾盜名包藏禍心已久至是始得以肆其逆皇統九年十二月戊午按原書作甲午今改正亮即皇帝位改元天德大赦天下除常赦所原者文武官各轉一資放民租稅一年

追尊父宗幹為德宗尊其嫡母圖克坦氏生母大氏並為皇太后按金史尊圖克坦氏大氏為皇太后在天德二年正月

圖克坦氏賢遇下有恩與大氏相得至歡及熙宗被

弑圖克坦氏曰上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帝銜之至是俱尊為皇太后圖克坦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圖克坦氏生日大氏上壽圖克坦后方與公主宗婦語大氏跪久之帝怒而出明日召與圖克坦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為不可帝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同前日耶

庚午天德二年春三月誅曹王宗敏及烏珠之子韓王亨

按金史海陵本紀皇統九年海陵弑熙宗詐以熙宗命召大臣遂殺曹王宗敏左丞相宗賢天德二年四月殺

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餘人貞元二年十月殺廣寧尹韓王亨是天徳二年所殺宗室甚多而宗敏與亨之死則皆不在是年也此書於是年不書殺他宗室而反書殺宗敏與亨殊為舛誤

先是熈宗之弑帝身預其謀及大事已定逆加疑忌凡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按海陵久蓄異志卒弑熈宗而篡其位首惡之誅當在海陵此乃以海陵為預其謀則首惡為何人乎又金史海陵紀備書當時同逆之人初無諸王此乃謂當日同謀皆加以弑君之罪是以曹王宗敏與韓王亨皆與於弑逆者考之於史初無所據殆妄言宗敏乃武元之子為諸父行按原書云為大父行考宗敏乃海陵之叔父非大父行也今改正忌其名重首行誅戮納其妃於宫中

烏珠開國元勲亨乃其子亦以無罪誅

詔中外臣庶皆令直言朝政闕失與軍民利害

如有可採自當聽用其或不當勿加之罪茍能有補

公私別議旌賞

詔河南民衣冠許從其便

除古魯瑪克占夏國韃靼沿邊招討提點兩國市場

市場在雲中西北過腰帶山石楞坡天德雲内銀甕

口數處有之契丹時亦置市場唯鐵禁甚嚴不得夾

帶交易至是鐵禁遂弛又宋時河東素使夾錫錢地分自入於金凡有不用鐵錢者盡拘之入官官中每鐵錢兩貫五百作一秤每秤以銅錢五百五十貸於民間北地貴鐵百姓多由火山軍武州八館之天德雲内貨鐵於北方今河東鐵錢殆盡自廢豫後至於陝西鐵錢亦流而過北矣北方得之多作軍器甚而有以堅甲利兵與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秋七月除大使梁漢臣為右丞相

按此書誤以大興國與梁漢臣為一人金

史大興國傳與國海陵世為節度使河間尹未嘗為丞相澳臣金史無傳無可考然果為丞相本紀斷無不書今既不書於紀則亦此書之妄耳

一日宮中宴閒因問漢臣曰朕栽蓮二百本而俱死何也漢臣曰自古江南為橘江北為枳非種者不能生葢地勢然也上都氣寒唯燕京地㬉可以栽蓮帝曰依卿所請擇日而還蕭玉諫曰不可上都之地我國旺氣況是根本何可棄之兵部侍郎何卜年亦請曰燕京地廣土堅人物蕃息乃禮義之所郎主可以

還都上都黃沙之地非帝都也漢臣又曰且未可遽

待臣為郎主起諸州工役修整内苑然後遷都帝從

其言

冬

發諸路民夫築燕京城

蓋帝密有遷都意也帝嗜習經史一閲終身不忘見

江南衣冠文物朝儀位署而慕之下詔求直言内外

臣僚上書者多謂上京僻在一隅轉漕艱而民不便

唯燕京乃天地之中宜都燕以應之與帝意合大喜

乃遣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按金史海陵紀天德二年十一月以參知政事張浩為尚書右丞以行臺尚書左丞張通古為尚書左丞貞元元年右丞張浩左丞張通古為平章政事二年二月以平章政事張浩為尚書右丞相十二月平章政事張通古為司徒三年右丞相張浩為左丞相其序遷歷歷可考此書於是年書左右丞相張浩張通古而於正隆四年反書左丞張浩實為紕繆考張棣正隆事迹云使官位張浩右丞相張通古役天下夫匠營都於燕山此所載乃沿棣書之誤爾左丞蔡松年調諸路夫匠築燕京宮室皇城周九里三十步其東為太廟西為尚書省宮之正中曰皇帝正位後曰皇后正位位之東曰內省西曰十六位妃嬪

居之又西曰同樂園瑶池蓬瀛柳莊杏村皆在焉

辛未天德三年春三月宋遣巫伋來充祈請使

伋至帝問祈請者何事伋言乞修奉陵寢帝曰自有看墳人伋又言祈迎請靖康帝歸宋國帝曰不知歸後甚頓放伋又言本朝稱皇帝二字帝曰此乃是本國中事可自處之伋唯唯而退

壬申天德四年冬燕京新宫成帝率文武百官自會寧府遷都於燕大赦天下改明年曰貞元

上遷都於燕則諸路之名不得沿舊遂以燕京為中都舊上京為北京按金史海陵紀云以中京為北京金史地理志上都路即金之舊土海陵遷都削上京之號止稱會寧府北京路大定遼中京海陵貞元元年更為北京此云以上京為北京與金史遼陽府為東京雲中府為西京開封府為紀志不合南京諸州郡各改隸焉按金史本紀貞元四年二月庚申上自中京如燕京三月辛亥上至燕京始備法駕乙亥以遷都詔中外改元貞元改燕京為中都府曰大興汴京為南京中京為北京此書遷都改元於天德四年之冬與史不合敬其事則以始遷都大事以春行之於情事為合此書之誤無疑

癸丙貞元元年春正月元夕張燈宴丞相於燕之新宮賦詩縱飲盡歡而罷

夏四月太后大氏崩

時帝遷都於燕親屬皆從獨留圖克坦太后於會寧圖克坦后常憂懼每中使至必易服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圖克坦后及病篤以不得一見圖克坦后為憾將崩謂帝曰汝以我故不以永壽宫來我死汝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我

秋七月制遣御筆法

舊制凡詔令皆中書命學士為之其有承受御筆處分無故申明衝改者以大不恭論

甲戌 貞元二年春正月御大安殿受羣臣朝賀 按金史本紀是年正月甲寅朔上不豫不視朝此云御殿受賀與史不合

誅右丞相蕭裕 按蕭裕以是年謀反誅金史海陵紀及裕傳皆合然史既於是年書誅裕又於正隆元年閏十月書云杖右丞相蕭裕則史之舛也

裕恃功專恣以帝猜忌忍殺恐禍及己遂與蕭馮家

努等謀立故遼豫王延禧之孫事覺伏誅

以完顏詰弗斋書樞密事

始置交鈔庫

時以銅少造鈔引一貫二貫三貫四貫五貫十貫六等謂之大鈔一百二百三百五伯七伯五等謂之小鈔與錢並用以七年為限納舊易新諸路置官庫受之每貫工墨錢十五文公私便焉

夏六月寧江州獻瑞桃其大異常一本而連實者三羣

臣稱賀
寧江州去冷山百七十里地苦寒多草木如桃李之類皆成園至八月則倒置地中封土數尺覆其枝幹季春出之厚培其根否則凍死瑞桃之獻豈其偶然
符兆耶
京兆府鳳翔同華大旱民饑詔開倉賑䘏按是年大旱金史五行志不書
詔以數州年穀不登百姓横罹艱毒聽人出關就食

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仍令所在開倉賑卹

冬十月詔所在州郡徙流之囚特與釋禁戰爭之際令其先鋒自効

帝納其諸從姊妹於宫

壽寧縣主實庫幹里雅布之女也靜樂縣主布拉及錫納烏珠之女也錫古爾額爾衮之女也混同縣君蘇嚀和卓及其妹伊都額魯之女也皆帝之從姊妹

郕國夫人富勒呼之女孫帝之姪也張定安妻鼎喇

古太后大氏之兄嫂也博勒和齊克昇格之妹也皆有夫者帝悉無所忌恥召與之淫分屬諸妃位下蘇呼和卓最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錫古膝上凡宮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撤幃或妃嬪列坐輒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卧内遍設地衣保逐為戲

乙亥 貞元三年是年帝陰有南征之志乃謀遷都汴京

先遣參知政事馮長寧為留守經畫修大内未幾大火焚之宫室皆盡帝大怒降長寧為庶人尋杖之死於是遷都之計稍緩（按通鑑綱目皆作完顔長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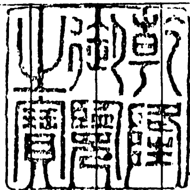
冬宋相秦檜死

尼雅滿南來時檜在中司以抗議請存趙氏為尼雅滿所執而去天下高之然尼雅滿亦自喜其為人置之軍中試之以事間語以利害而檜終始言南自南北自北且訦若許其著手時只依舊規模分别其後

南人貧薄獨檜温實一朝資以金帛僞云挈舟走漣水軍家屬婢妾完備無恙及至宋果得權大用其後宋使洪皓歸自漠北與檜語及北事因曰憶實詘否別時托寄聲檜色變而罷蓋檜在達蘭軍中時達蘭圍楚州久不下使檜草檄諭降有實訥者在軍知狀故檜聞此言而怒也順昌之敗我欲捐燕以南棄之而檜亟班師岳飛至東京止四十五里而檜亟召回終於誅剪罷逐一時名將不遺餘力初尼雅滿誓書

必令宋不得妄易首相葢為檜地也檜再專國政凡

十有八年而後死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三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四至十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湝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姚濬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四

紀年

海陵煬王中

丙子正隆元年（是年猶仍貞元之號至冬改元正隆）春二月令富勒敦為左都監帥兵經略屯田於和勒端城林牙之子烏里游騎數百人出入沙子軍屯富勒敦遣使與語遂退

沙子者蓋不毛之地皆平沙廣漠風起揚塵至不能

辨色或平地頃刻壁高數丈絕無水源人多渴死和勒端城去上京三千餘里遼國既亡林牙達實亦降達實小名林牙猶翰林學士也達實與尼雅滿雙陸爭道尼雅滿心欲殺之而口不言達實既歸帳即棄其妻携五子宵遁詰旦尼雅滿怪其日高不起使召之其妻曰昨夕以酒忤大人畏罪而竄詢其所之不以告尼雅滿大怒令以其妻配部落之最賤者其妻不肯屈强逼之極口嫚罵遂射殺之達實深入沙漠

立天祚之子梁王為帝而相之按遼梁王之立達賚未嘗與其事梁王亦未嘗隨達賚西行已於太宗紀內辨正烏里者達賚之子大金遣伊都至其地不能平因為屯田之策以困之

冬復修汴京大內遣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省督其事按左丞相即張浩此實正隆三年事而複出於此且用梁漢臣為提舉官號大使於是橫征暴役以務速成

詔略曰朕祇奉上元君臨萬國屬從朔地爰出幽都猶跼蹐於一隅未光宅於中土顧理道所在有因有

循權變所生有華有化大梁天下之都會陰陽之正中朕惟變通之數其可違乎往歲卜宅相土宜建新都將命不虔燼於一炬第川原秀麗卉物繁滋朕夙有志焉雖則劬勞其究安宅凡大內規模一仍舊貫可大新營構乘時葺理是時提舉大內者梁大使即向來弑熙宗之興國奴乃宋內侍為大金所掠者也

丁巳 正隆二年春正月宴羣臣於大安殿

時諸王皆會獨宿王不樂帝曰成吾事者皆卿等力

卿何獨不樂耶宿王曰臣與陛下同乳而生按宿王與海陵同乳是海陵母弟也考金史宗幹五子長曰充代王右丞相皇統九年薨次即海陵次曰充大尉領三省事天德四年薨次曰襄海陵母弟也為輔國上將軍卒天德二年追封衛王次曰袞西京留守貞元元年被殺是海陵兄弟四人母弟一人無封宿王者亦無及正隆時者此所言與史不合今天下民心未服白溝河南中原諸城往往皆漢人握其重柄如李成孔彥舟酈瓊靳賽王善徐斌等五十萬正軍此當治之帝曰此朕之事汝治其他天時稍舒且可樂飲飲酣梁漢臣請曰今河北河東河西三路河道

皆通可以積糧草於汴京乃是要衝臣聞宋招攬賢才練兵訓將其意常在中原必有大憂願陛下豐倉廩備器械練兵馬乃太平之治也且汴京重地可以鎮服南邉帝從之喜曰梁大使可謂賢人也

夏詔以河南州郡營造有勞新邦百姓宜在優恤遣使者觀察風俗賑恤困乏仍令各修水田通渠灌溉

冬制戰陣之法十有餘條因大儺耀兵有飛龍騰蛇吼虎魚麗之變以示威武

戊寅正隆三年夏五月帝御薰風殿命吏部尚書李通翰林直學士蕭廉召對

帝曰朕夜夢至上帝所殿中人語如嬰兒少頃有青衣持宣授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受命出上馬見鬼兵無數朕發一矢射之衆皆諾而應既覺聲猶在耳即遣人至廐中視其乘馬其汗如水取箭數之亦亡其一此異夢也豈非天假手於朕令取江南乎通等皆賀帝戒勿泄於外

秋八月帝御正隆殿召吏部尚書李通宣徽使敬嗣暉翰林承旨翟永固直學士韓汝嘉四人謀欲遷都汴京為南侵之地

通嗣暉皆言此正合天意帝喜永固汝嘉曰燕京未成帑藏已虛民力未蘇豈可又營汴邑江南通好歲幣無缺遽興征伐亦恐師出無名帝怒曰非汝所知揮之使去於是惶懼以為不免既而帝怒稍息明日通嗣暉並除執政按程史云明日通為右丞嗣暉為參知政事而永固請

老帝許之按此上二條並見程史所載視此加詳而以上條為丁丑年事此條為戊寅年事又以上條薰風殿為武德殿此條正隆殿為薰風殿又云余讀張棣正隆事跡轉考它記而得其詳熊克中興小史謂以薰風之事合於武德據此則岳珂所考當為可信此書以二事並係於正隆三年戊寅其失正與熊克同爾

冬制私家不得隱藏緯候圖讖違者抵罪

詔平遼宋所得古器年深歲久多為妖變悉命毀之

己卯正隆四年春二月宋遣禮部侍郎孫道夫來使

道夫歸宋具言金帝以關陝買馬非約恐有渝盟之

意

宋遣秘書少監沈介國子司業黃中先後來使按金史交聘表宋每年兩遣使於金一賀正旦一賀生辰考宋史孫道夫傳以禮部侍郎為賀正旦使此條分注云介賀正旦則介乃道夫之副也此既書宋遣孫道夫又書宋遣沈介益誤以一事之使副分為兩使爾

介為賀正旦中為賀生辰使事既畢先後回宋中具言我國治汴宮役夫萬計此必欲遷都以見迫不可不早為計時講和日久宋帝聞之矍然曰恐但為離宮也中曰臣見其所營悉備恐不止為離宮若南徙

居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至淮上唯陛下深圖之

於是左右相皆不悅顧詰中曰沈少監之歸屬耳不

聞此言公安得獨為此言也

梁漢臣獻策於帝曰汴京重地鎮服南邊一也令諸州

軍置造器甲咸使精備二也糧食不缺三也創制巨船

馴習水卒支備海道四也召募義士使為先鋒五也帝

喜其言

由是再營汴京令左丞張浩叅知政事敬嗣暉董其

役按正隆元年云復修汴京大内以左丞相領行臺尚書督其事此又云再修汴京令左丞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董其事考金史海陵紀貞元三年以右丞相張浩為左丞相正隆三年詔左丞相張浩參知政事敬嗣暉營建南京宮室蓋此書元年三年所書實即一事而誤分為二而前則舉其官而失其人此則又誤以左丞相為左丞爾集諸路夫匠大興宮室極其侈靡將遷都焉

秋九月修造方殷其謀始露南宋疑之乃遣樞密王綸等來使

綸等回南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時帝再役諸路夫

匠造諸軍器於燕京令右丞李通董之又令戸部尚書蘇保衡侍郎韓錫造戰船於潞河夫匠死者甚衆

冬十月詔揭榜戒約諸路禁妄傳起軍事

宋太后韋氏殂賀允中來使報哀也

允中奉韋后留遺物來使至汴京就館宴日用常例賜花時帝有南伐意用宋叛將孔彦舟押宴允中曰使人之來致太母遺物國有大喪樂且不忍聞况戴花乎伴使怒謂將殺之允中曰主人無暴事固有體

吾年餘七十當死節以自誓彦舟解曰兩國通好參政勿動心也揖允中坐命左右捧茶侍側而已允中使還言必敗盟亟宜為備

十二月遣使施宜生使於宋耶律翼副之

宜生宋人也坐范汝為事遠竄遂奔劉豫豫廢復為金用至是以翰林侍讀充賀正旦使張燾館伴宜生素聞其名畏慕之一見顧翼曰是使南朝不拜詔者也宜生閩人燾以首丘桑梓語之宜生敬燾頗漏其情燾密奏之

庚辰

正隆五年春二月遣左宣徽使大懷忠禮部侍郎諾延温都爾堪往弔宋太后韋氏喪就行祭禮宋遣同知樞密院事葉義問為報謝使

時義問之來見國中已自聚兵有南征意及回密奏為備

夏五月遣使往宋賀天中節宋工部侍郎黃中充館伴又充送伴使

中還又言北境日繕兵不休且其重兵皆屯中州宜

有以待之

翰林學士祈宣上封事諫止兵役帝怒殺之按金史本紀云太醫使祈宰上疏諫伐宋殺之蓋即此事而官與名皆與此不同略曰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兆有造兵器之煩南有修大內之擾百姓久苦轉輸不勝疲獘願陛下權罷其一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上怒令執而戮之宣神色自若曰臣年七十死固足矣但恐陛

下將來不及臣耳語未竟左右以刃刺其額遂殺之

誅楚王德王澤王用梁漢臣之譖也

時帝決意南遷汴京兵釁將起楚王謂德王澤王曰

梁大使之言上輒行之其將奈何今從所請必使農

夫失業織女不蠶租稅俱乏人民怨望敗之兆也梁

大使聞之譖於帝謂其有異志帝曰此三匹夫欲謀

反耶遂召和尚枝童及宿王謂曰汝等為我將兵速

討三王既而三人皆到帝曰三子召術人論事欲謀

反乎三王應曰論者乃國之安危而已帝怒曰欲謀殺我耶令左右賜死宿王曰不可陛下登位之時親王十人今已推出七人矣若令天下聞之將謂陛下有不從諫之稱帝怒拂袖而起遂斬三王（按此事不見於金史所謂楚王德王澤王者考之金史表傳當時亦無其人）

帝聚兵將南征令户部尚書梁球兵部尚書蕭德温先計女直契丹奚家三部之衆不限丁數悉簽起之凡二十四萬壯者為正軍弱者為伊勒希副之類為一千二

萬又中原漢兒與渤海軍總一十七路惟中都路造軍器河南路修汴京免簽外其一十五路每路一萬通為二十七萬效唐制分二十七軍軍數已定遂以百戶為穆昆千戶為明安萬戶為統軍其統軍則有副諸軍悉令番漢相兼無獨用一色人

先是上遣施宜生往宋為賀正使隱畫工於中即密寫臨安之湖山城郭以歸上令繪為軟壁而圖已像策馬於吳山絕頂後題以詩云自古車書一混同南

人何事費車工提兵百萬臨江上立馬吳山第一峯

按程史載此詩云萬里車書盡混同江南豈有別疆封提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與此稍不同而文義較長附識於此

秋八月宋得諜報知帝已至汴京重兵皆屯宿泗上亦有至清河口者

冬宋欽宗卒於五國城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四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五

紀年

海陵煬王下

辛巳正隆六年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太史奏當交不虧羣臣稱慶按宋史及通鑑綱目是年正月甲戌朔日食不受朝而金史紀志皆不書

自去冬舉兵江上洶洶訛言帝已崩幼主嗣立改元新德南宋信之後使者回言無此事大金已授甲造

舟必爲南渡計

夏五月遣高景山王全往宋賀天中節宋帝見於紫宸

殿

時帝恃其强盛欲南伐久矣全因道帝意求淮漢之

地及指取將近臣議事并報欽宗訃音且言帝以九

月北巡令所指近臣當於八月至金國大率皆謾辭

也

帝令諸處統軍擇其精於射者得五千人皆用茸絲聯

甲紫茸為上黃茸青茸次之號硬軍亦曰細軍

帝每自詫曰取江南此五千人足矣

六月南遷汴京自左丞相以下具九節儀從迎帝於南薰門帝及門而暴雨至儀從皆不克舉帝入内至承天門迅雷大風並作 按原書此條接叙於帝弑太后圖克坦氏之下考金史通鑑綱目帝南遷在六月弑太后在七月帝弑太后以其止南伐非以其止南遷也今改正

宋徐詰來充起居稱賀使

賀帝遷都也詰未至盱眙帝遣韓汝嘉先在泗州逆

相見於淮岸口汝嘉傳帝語謂卿等雖來既非所召可且回國令元指定一二近上人來須九月初定到

韓汝嘉自盱眙歸諫帝寢兵議和帝曰汝與南宋為游說耶遂賜死

秋帝率其衆北巡至北邙山因改名其山曰太平

彗出角 按此上三條原書皆敘於南遷汴京之前先後倒置今移正

七月帝弑其嫡母皇太后圖克坦氏

宿王帝親弟也諸王戮宿王獨存時帝休於梁大使

之言宿王嘗陰至太后處告曰今郎主信譔大使僞言廣築汴京用兵南伐皆是敗國之事三王欲諫郎主不問已斬之矣今告娘娘望諫止之時太后方病適帝至因命之坐而問曰聞今廣築汴京簽民造船聚粮糧制軍器果有之乎帝曰有之太后曰吾無他疾以皇帝用兵不止遠征江南是吾病也若行此事民心必離亂之端也歷代無道之主皆亡國敗家若果有此事其能免乎帝大怒遂使護軍將軍持嘉彥

忠即宫中弑之以威言者於是左右縮頸國人以目

而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烘按金史作光英復諫帝亦欲

誅之母子俱避去三日方出

帝一日坐正隆殿召臣下問曰許多宰執孰能有為統

軍者右丞劉萼按原書作劉諤考金史宋史並作劉萼今改正曰臣請為之上

喜即拜萼為漢南道行營統軍將二萬衆歷唐鄧以瞰

荆襄又以金紫光禄大夫張忠彦按金史作張中彦統步軍孟

州防禦使王彦章副之將五萬衆據秦鳳以伺巴蜀工

部尚書蘇保衡統水軍（按金史海陵紀及保衡傳並云為浙東道水軍總管）驍騎上將軍完顏鄭家努（按金史作鄭家）副之由海道趨二浙餘兵帝自將馬

時帝與梁大使及妃嬪數人在宮游觀聞李貴兒歌柳耆卿望海潮詞詠錢唐之景帝喜梁大使曰此神仙詞也既而后亦到遂飲酒時汴守孔彥舟進木樨一株帝喜梁大使因曰此花乃江南植以為薪於是帝問朝中誰曾往江南者梁大使曰有兵部尚書胡

鄭遨召鄭問錢唐之景鄭曰揚州瓊花潤州金山平江姑蘇錢唐西湖尤為天下美觀帝聞之大喜決意南征

九月西元帥喀喀齊喀攻宋黄牛堡敗還

喀齊喀以五千騎自鳳翔大散關入鳳州界三十里攻黄牛堡宋守將李彦堅告急於吴璘馳至殺金平遣將援之彦堅督衆用神臂弓射却我師璘又遣别將至寶雞渭河夜刼橋頭大寨我師敗焉

劉彜攻光化軍敗還

我師攻光化軍騎兵數百忽突入城宋守臣張超開譙門令從者率郡人巷戰我軍死者千餘人遂引還

劉彜又攻信陽軍仍失利引還

我師攻信陽宋趙搏引兵赴之軍即還按原書云西元帥喀齊喀攻宋黃牛堡光化信陽二軍敗還又云喀齊喀又攻信陽軍仍失利引還光化軍今襄陽之光化縣信陽軍今汝寧之信陽州喀齊喀之師在陝西鳳翔安得至此考金史本紀攻光化信陽者乃漢南道劉彜之師原書舛謬殊甚今改正又按金史本紀劉彜取光化軍信陽軍宋史本紀張超守信陽軍金兵至拒卻

之金人犯信陽趙搏引兵赴之敵騎敗走二史互異此書與宋史同與金史異

帝以右丞李通為大都督尼雅滿阿薩呼副之令先造浮橋於淮水上帝遂自將南征

帝衣橘紅袍乘金甲馬自宋州門出皇后圖克坦氏與太子光烘俱送行帝掩泣徐曰天實使之不自由也時兵號百萬氊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南方大震

冬十月取安豐和光等州

帝既渡淮令萬戶蕭琦以十萬騎自花靨鎮由定遠

縣取滁陽路至揚州琦至藕塘駐軍先以百騎至清
流關南軍無與敵者遂長驅而入直抵滁州州守臣陸
廉棄城去琦復自滁州引兵至瓦梁扼滁河不得渡
執鄉民歐大者問之大紿以有路自竹岡鎮可徑至
六合琦從之使為鄉導遂紆路半日故六合居民皆
得逃去琦得城不入徑自山路趨揚州攻克之
我師三千至樊城宋程貴王進戰死
時程貴王進戍樊城兵不過三百我師至城下會無

橋不得渡貴進引兵出戰俱死士卒半淹入江中至晚我師退

我師至德順按原書作順德考宋史地理志德順軍屬秦鳳路金史地理志德順州宋德順軍國初隸熙秦路宋史吳璘傳攻德順八日而克今據改

宋吳挺向起乃吳璘所遣攻德順之師按原書無攻字據宋史吳璘傳補抵於城下有秦世輔者與其父出欲歸宋師金人執其母妻招之世輔將還其母曰還亦死不還亦死等死耳曷若善事趙天子我師殺其母妻

是役也宋統制官朱勇被執不屈殺之高師中力戰死璘尋遣王中立敗我師於治平寨又敗我師於照城坡

我師既得揚州即遣兵來瓜州渡為劉錡擊敗於皂角林

錡命部將賈和仲吳超等來拒於皂角林我師陷重圍下馬死戰數合錡部將王佐以步卒百有四人往林中設伏我師既入張弩俄發我師以運河岸狹非

騎兵之利稍稍引去遂大敗宋斬我統軍高景山俘數百人

我師分兵圍海州宋魏勝邀李寶舟師並擊圍解繼又敗於膠西

先是宿遷人魏勝為宋起義兵復海州宋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至是帝渡淮恐勝躡其後分軍圍海州會李寶率舟師由海道將拒我於膠西勝遣人邀寶於東海縣同擊敗我師於新橋勝還守北關據

沙堰尋以單騎叱逐東門外我師望風駭散翼日引
去勝於是遣辯士招內降伏時山東豪傑王世修輩
皆各以義旗聚衆爭為應援李寶乃與其子公佐引
舟師密至膠西石臼島（按宋史李寶傳作唐島）而我舟師已出
海口泊陳家島相距止一山候風即南行不知宋師
之猝至也寶伺我師之未覺遣其將曹洋黃端禱於
石臼神祈風助順忽風自南來衆喜爭奮引帆握刃
俄頃過山薄近我舟鼓聲震蕩我師大驚失措我師

舟帆皆以錦纈為之彌亘數里忽為波濤捲聚一隅窘促搖兀不能動賓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遂發延燒數百艘有火所不及者猶欲前拒賓命健士躍登舟上以短兵擊刺我師盡殪餘軍多中原舊民脫甲而降者三千衆斬我將完顏鄭家努等六人唯統軍蘇保衡未發旋聞其自經死按金史保衡傳及范成大攬轡錄皆言保衡世宗時為右丞此書誤

我師攻陝州為宋任天錫所敗

渤海軍萬人叛歸遼陽府按原書作會寧府考金史上京為會寧府東京為遼陽府世宗立於東京乃遼陽非會寧也已於年譜中辨正今改正立東京留守襃為帝

自帝發汴京將士多亡歸者哈斯罕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努東京穆昆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萬餘人亡歸且宣言將歸東京立新天子時咸平府務昆瓜里反據咸平將犯東京海陵使博索路總管默親來討賊以兵屬東京留守襃按原書云哈斯罕明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努博索路總管謀住東京穆昆金住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二萬餘人亡歸考金史海陵

紀云哈斯罕明安福壽等始受甲於大名即舉部萬餘人亡歸又世宗紀云咸平路移昆朮里反將犯東京海陵使博索路總管默親衆封賊以兵屬帝是默親與福壽等雖同至東京翼戴世宗然一為從征亡歸之衆一為海陵遣歸封賊之師原書乃比而合之殊失事實今改正褒留守東京天性仁孝沉靜明達為衆心所歸故吏祿錦自汴還具述帝弑母等事且言將盡殺宗室兄弟褒懼謀於其舅興中少尹按原書作興元少尹通鑑綱目亦同據金史世宗紀作興中少尹金史地理志興中府屬北京路興元府即今之漢中府此時屬宋金未嘗得之此書與通鑑綱目並誤今改正李石石勸褒殺副留守高存福按原書勸作懼據金史世宗紀改正會福壽

等以軍至遂共殺存福等御宣和殿即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十事追尊父晉王宗輔為帝追謚簡肅廟號睿宗按原書但言廟號不書追謚今據金史補

宋虞允文敗帝於西采石按宋史本紀作東采石楊林渡時帝為內變所撓於是親率細軍駐和州雞籠山臨江築壇刑馬祭天必欲驅諸軍渡江丙子發壇建寅繡旗二中張黃蓋帝執小紅旗麾衆時宋虞允文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至采石而王權已去李顯

忠未至諸將莫肯用命宋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盡伏山崦唯提舉張根王琪稍任其責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立督諸軍勉以忠義由是皆奮用海鰍船迎擊士皆殊死鬬北舟沉溺萬數其回北岸者帝皆殺之卒不得渡

帝得大定赦詔亟遣郭安國還討叛亂按金史海陵紀左司郎中鄂博庫白東京即位改元事上拊髀歎駐軍江北遣武平總管阿林先渡江至南岸失利上還和州是海陵聞世宗即位在未渡江之先也據通鑑綱目則海陵先於采石渡江為虞允文所拒還次和州乃聞世宗即位此書上

係言帝為内變所撓在未渡江之時與金史合此條言帝得大定赦詔在渡江不利還師之後與通鑑綱目合蓋由雜採諸書故前後互異今姑並存以俟考云

左丞相張浩自汴京録大定即位赦詔馳報帝軍帝歎曰朕欲俟江南平後取一戎大定之義以紀元是子乃先我乎命左右取書一帙示其下果預識改元之事即遣先鋒郭安國回衆攻之令盡誅黄河以北之叛已者

衆軍弑帝於揚州元帥府

帝自采石之敗乃北抵瓜洲宋虞允文亦自建康馳至鎮江時江岸有車船二十四艘允文同總領朱夏卿等相與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徑趨瓜洲迫岸復回我師皆持滿以待其船中流上下其轉如飛我師相顧駭愕時帝已聞李寶由海道入膠西焚我戰艦而荆鄂戍閱諸軍方順流而下愈忿乃回揚州召諸將約三日畢濟過期盡殺之諸將相與謀曰南軍有備如此進有淹殺之禍退有盡戮之憂柰何中一

將曰等死求生可乎衆皆曰願聞教有總管萬戴曰殺郎主却與南宋連和歸鄉則生矣衆口一辭曰諾帝有細茸等軍不臨敵專以自衛諸將雖欲弒逆而細軍衛之甚密衆因謂細軍曰淮東子女玉帛皆逃在泰州我輩急欲渡江汝等何不白郎主往取之細軍欣然共請帝從之於是細茸去者過半帝語威勝統軍耶律勸農曰爾所將勝兵我明日自點數少必誅汝勸農自計兵已亡過半與其子宿直將軍穆爾

謀亦欲弑帝乙未諸將集兵萬餘人控弦直入帝寢帳中左右親軍散走諸將射帳中矢下如雨帝崩并殺妃侍與謀事者十餘人時太子光英留汴京亦為衆所殺先一夕四鼓濃雲塞空東北有大星墜其聲如雷蓋不祥之徵也南宋有知數者詣行府上書曰以太乙局攷之北帝不煩甲兵冬至前自有蕭墻之變已而果然

帝凶問至東京按原書作會寧今改正世宗乃廢帝為海陵王謚

曰煬廢后阇克坦氏爲海陵王夫人

細茸軍陷宋泰州

劉蕚次泬湖爲宋守將所敗按原書無劉蕚二字按上細茸軍一條爲一事泬湖在鄂州去泰州遠甚細茸軍安得并陷之考宋史高宗本紀劉蕚復犯漢南之泬湖鄂州軍史俊擒其一將諸軍繼進蕚師北去則次泬湖乃蕚軍也原書殊爲外誤今增劉蕚二字另爲一條

泬湖在大江洪口之南與光化軍相對至是我師以舟度欲攻光化趨襄陽會風聲不利不得著岸宋軍校史俊麾旗登我舟來擊我師遂却

我師次全椒宋李顯忠遣將來擊運為所敗

時海陵雖殞我師未退為宋楊欽敗於洪澤鎮又為

吳起敗於楊林渡翼日始還

海陵被弑於揚州府瓜洲鎮之龜山寺時正隆六年十

一月乙未也按原書作十月考金史海陵紀海陵被弑在十一月乙未今改正在位凡

十二年

海陵少而知書既長彌自矯飾府庫資財無所愛當

世稱賢諸王之誅預有力焉而窺覦非望熙宗莫之

覺也一吟一咏冠絶當時深沉嚴重莫測其志及登極之後以法馭下勇於誅殺以會寧僻陋遷都燕京相宅未幾復營汴邑初而篡君繼而殺母背盟興兵構禍累年自采石與海道敗後不勝其忿而身亦亡矣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五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六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上

世宗聖明皇帝初名褎後改名雍武元皇帝孫晉王宗輔按金史宗輔為左副將軍薨追封潞王皇統六年進冀國王正隆二年改封許王未嘗封晉王之子也母曰圖克坦氏生帝於雲中按金史本紀云母曰貞懿皇后李氏生於上京其夜有光明體重倍於常兒性極仁厚在熙宗朝常侍

立見有桎梏重囚帝問曰何不赦之熙宗嘉其意降其罪既長統兵為將達蘭烏珠諸父南征帝未嘗不在行間特以仁厚為士卒所推敵人所愛東京之役路允迪按原書作路允中考世宗入宋東京與宋路允迪會相為賓主事見熙宗紀中今改正承檄風靡入城之後不戮一人海陵晚年肆虐日甚宗族大臣悉被誅戮而舊臣如張通古孔彥舟亦皆坐死國人莫有固志及將用兵又借民間稅錢五年民益怨憤是時豪傑并起大名王友直濟南耿京太行陳俊倡集義衆而

契丹之後耶律斡罕亦興於沙漠渤海一軍萬人叛之歸遼陽府共謀立帝按金史叛臣傳云海陵伐宋籍西北路丁壯耶律斡罕從薩巴為亂又世宗紀云海陵南伐籍契丹部丁壯為兵部入不願行遂叛至是咸平府穆昆瓜里攻陷韓州據咸平府將犯東京起復東京留守海陵使博索路總管默親會封賊默親即以臣禮上謁博索路本渤海地此云渤海一軍萬人叛之者謂博索路封瓜里之軍叛海陵而歸世宗也但其辭太簡於事之首尾不具今節附金史以申明其說

冬十月丙午按金史本紀世宗即位以丙午日是月庚子朔丙午乃七日也原書作庚子朔即位今改正帝即皇帝位改元大定赦天下黃河以北皆下之

辛巳大定元年十二月帝至燕京

帝知海陵被弒乃與皇子允升允迪擁甲騎一萬趨燕京按金史允迪即世宗太子章宗之父本名呼塔噶大定二年賜名允迪八年更名允恭金史列傳及宗室表皆無允升世宗本紀大定元年封子薩喇拉為許王呼塔噶為楚王金史世宗諸子傳云永中本名薩喇拉初封許王永中蓋即允升允恭為允迪之更名永中亦必允升之更名而金史不載耳

遣使入宋議和

移宋牒云正隆失德無名興師兩國生靈枉被塗炭已從廢殞見議班師各務戢兵以圖舊好

壬午大定二年春正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帝定都於燕告祠天地社稷且告祖廟

以父故名宗輔非帝王所稱改曰宗堯追諡懿宗按懿宗乃廟號非諡也且世宗追尊其父為睿宗在大定元年事已見上卷此又謂追諡懿宗金國經亦有懿宗宗堯之稱則是嘗改上廟號而金史不書豈史之闕畧耶今仍原文以備參考又原書此下云以故主亶舊諡武靈廟號閔宗於義未協改諡孝成皇帝廟號熙宗考熙宗初加諡號在大定元年更定諡號在大定十九年不宜書於此年且已見於熙宗紀中今刪正

封皇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

二月命使高忠建往宋告嗣位宋以中書舍人洪邁來賀登位知閤門事張掄（按金史交聘表宋史本紀並作張掄）副之

紹興之和也近例屈節者凡十四事是時宋以徐喆館伴始更改之凡十四事其大畧更定朝謁與進書受書儀範及伴使與北使抗禮而已於是畧如汴京故事

國書曰審膺駿命光宅丕圖德合天人慶均遐邇比因還使當露悃悰爰從海上之盟獲講鄰封之信中

更多故頻紊始圖事有權宜始為父兄而貶損無端隙靡邀地天之鑒臨又曰願畫舊疆罷還敝國結兄弟無窮之好垂子孫可久之謀庶令南北之民永息干戈之苦

洪邁至燕京鎖之館中抑令於表中改換陪臣二字報書有曰名分既一言而定貢輸亦兩紀於兹又曰蔑夫致慶之辭要以難行之事實為天鑒再作禍端正隆之渝盟也宋復取海泗唐鄧陳蔡許汝嵩壽等十

州至是宋但得四州而已

是時我師攻虢州者敗於王彥攻汝州者敗於吳拱關陝一路喪秦隴環原熙河蘭會洮州積石鎮戎德順軍凡十二郡金州一路喪商虢陝華州凡四郡獨持重兵堅守大散關可以扼宋師吳璘遣楊從儀等攻下大散關遂分兵據和尚原未幾我師又取河州驅老弱數萬屠之選強壯數千充軍焚蕩其城而還又取懷寧府宋守臣陳亨祖登城督戰中流矢死

是時京東義士耿京率衆據東平府遣掌書記辛棄疾南附於宋授天平節度節制京東河北忠義軍馬既而遣使往南宋通和遂不復通京遂為其將張安國殺之以來降

時我兵猶圍海州宋張子蓋率兵往援仍聽張浚節制按原書作張俊考張俊紹興二十四年已卒而是年七月張浚為江淮宣撫此當作張浚今改正相遇於石湫堰率精鋭先入王友直以所部力戰我兵大敗引還

夏六月宋高宗禪帝位於皇太子是為孝宗遣使劉珙來報登位

珙行至境帝責以舊禮不納而還

癸未大定三年春正月斡罕餘黨蕭哲伯耶律爪里由海道奔宋按宋史本紀哲伯奔宋在去年十月

哲伯爪里皆北朝驍將也

副元帥赫舍哩志寧引兵至虹縣宋將李顯忠邵宏淵兩軍皆潰

是時我師聚兵積糧於宿州之靈壁及虹縣宋淮西招撫使李顯忠建康都統制邵宏淵議欲襲二邑會元帥答南宋書謂境土當以正隆以前為界宋張浚聞於朝且上出師計至揚州合殿前江淮兵八萬分隸二將濟淮顯忠取靈壁宏淵至虹我兵拒之顯忠東趨虹縣富察圖們達周仁及右翼軍都統蕭琦皆叛降宋會副元帥赫舍哩志寧自睢陽引兵至城下次夕兩南軍大潰而歸士卒死亡甚衆資糧器械委

棄殆盡

秋副元帥赫舍哩志寧遣書遺南宋宋令盧仲賢持報

書至

報書大畧謂泗海唐鄧等州乃正隆渝盟之後本朝未遣使之前得之至於歲幣固非所較第以兩淮凋殘之後恐未能充其數仲賢辭行時宋帝戒勿許四郡而執政命許之無傷冬十一月仲賢至宿州布薩忠義懼之以威乃言歸當如命許四郡遂以忠義遺

三省樞密院書來凡畫定四事一叔姪通書之式二唐鄧泗海之地三歲幣銀絹之數四叛亡俘虜之人且約今十一月二十日以前持誓書來宋湯思退為相遂奏以戶部侍郎王之望為通問使知閤門事龍大淵副之許割棄四州求減歲幣之半按原書無許割四州二句於情事未竟今據通鑑綱目補正又按通鑑綱目是時宋雖遣王之望使金旋手詔之望待命境上而使胡昉先來使昉至被執遂詔之望以幣還此但言之望來使而不言其未至而還亦失事實今附識之以備一事之首尾

五月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按上文已書秋此又書五月顛倒已甚但此事本妄其先後亦無可更正耳

時帝以賢厚為羣臣推立長子允升次子允猷皆有勲勞至是允升登儲位諸子皆封王允升嗜酒喜游獵膽勇能用兵毎勸帝南伐混一天下帝不聽按金史世宗紀大定元年封子呼塔噶為楚王二年立楚王允廸為皇太子八年更名允恭二十五年皇太子允恭薨又世紀云顯宗皇帝諱允恭本諱呼塔噶世宗第二子世宗即位封楚王二年五月立為皇太子二十五年六月崩章宗即位追謚體道宏仁英文睿德光孝皇帝廟號顯宗是世宗所立之太子惟一允恭也

此書則謂世宗初立允升為太子允升薨乃立允恭大定元年云立子允升為齊王充西京留守三年云立皇子越王允升為皇太子十二年云皇太子允升薨十九年云太子允升賊殺其弟晉王允猷奔和龍邪遣完顏宇追殺之二十年云立子允恭為皇太子餞劉至重界中間再立史皇無一語及之者且既云封齊王又稱越王既書太子薨又言奔和龍見殺蓋所言皆妄謬

是歲宋孝宗隆興元年

甲申

大定四年春正月詔造總計錄

大畧曰正隆失道土木征伐相繼而起有司出納動千萬計浩瀚連年莫會其數臨急空乏唯有取之於

民自今除每歲汉吏外並將見管實在之數開具成冊使朝廷通知有餘不足之數且以革去吏姦俟儲積果多然後議寘名之重輕考擬定之數目寛減州縣優恤疲民

秋八月宋遣宗正少卿魏杞來充通問使按金史交聘表作禮部尚書魏杞蓋杞攝卿以行也國書之來已許割四郡但求減歲幣之半杞及疆帝以書不如式不受又諭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求歲

幣二十萬杷以聞詔朝宋帝命盡依初式再易書歲

幣亦如其數

是時宋丞相湯思退力主和議陰告我師俾以重兵

脅和

冬十一月元帥布薩忠義遂自清河口渡淮且分兵取

滁州

時因宋相湯思退陰輸脅和之請乃以未得所欲為

辭復自濠州繫橋渡淮宋守將魏勝戰死劉寶自楚

州王彦自貽關南遁又分兵取滁州至六合縣爲宋步軍統制崔皐所敗按原書無統制二字據宋史本紀補正宋使至頼河口見布薩忠義赫舍哩志寧令持國書詣

燕山定和

國書畧曰修此齊盟岀於初議中因曲見或爲矛盾之言致此數年未講衣裳之會兹聆嘉報不替舊歡仰衛社之大忠感睦鄰之高義已遵約束無復異同二將令與其介康諝金史交聘表作康偦同詣燕山我師亦罷

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龍大淵副之

乙酉大定五年春正月大雷（按是年大雷金史五行志不書）

二月賜高年孝悌力田人粟帛各有差

赦河南諸州

以被兵去處干戈塗炭故也

夏四月遣報問使完顔中（金史交聘表及宋史本紀並作完顔仲）楊伯雄

至南宋宋遣李若川來賀上尊號

是年我所遣報問使副殿前左副都點檢完顔中翰

林直學士楊伯雄至南宋持國書入見始謂江南為宋皇帝按此條分注原書屬上年宋遣洪适為賀生辰使一條殊為失倫今移正

元帥布薩忠義副元帥赫舍哩志寧來朝帝宴之於正隆殿賜金帛有差　是歲宋孝宗乾道元年

丙戌大定六年春正月己酉朔大會羣臣於紫極殿始用百戲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跳索上竿之類

夏熙州龍見

熙州野外濼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見蒼龍一條良久即没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為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没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按金史五行志以此為天眷元年夏事

秋七月翕舍展國率户内附

以其地為資霖等州

冬十月宋遣使方滋來賀明年正旦帝亦遣使往宋賀會慶節尋又遣使往宋賀明年正旦按金史交聘表大定六年正月宋禮部尚書方滋福州觀察使王抃賀正旦七年宋試工部尚書薛良用昭慶軍承宣使張説賀正旦此以方滋為七年賀正旦使誤也

十一月行幸東京行宫

十二月庚寅還宫

丁亥大定七年春正月賜酺一日

命羣臣賦詩京邑耆老亦會焉頒賜各有差

冬十月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隷之徒爲白戶

十一月詔往年兵士從征身殞戰場者蠲其家租賦

帝與宋帝各遣使往來賀明年正旦

待宋使使副日給酒二十量䍶羊肉八觔果子錢五百雜使錢五百白麪三觔油半觔醋二升鹽半觔粉一觔細白米三升醬半觔柴三束上節加供細酒六量䍶羊肉五觔麪三觔雜使錢二百白米二升中節常供酒五量䍶羊肉三觔麪二觔雜使錢一百白米

一升五合下節與中節同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六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七

紀年

世宗聖明皇帝中

戊子大定八年春正月詔增榷場

自南北通和後始置榷場凡榷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赴南邊榷場博易俟得南貨回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

以侯南賈之來蔡泗唐鄧秦鞏洮州鳳翔府置塲宋亦於光州棗陽安豐軍花黶鎮盱眙軍皆置塲海陵興兵諸榷塲皆罷至此復舊仍令凑集去處增置以

聞

秋七月以水潦遣使巡撫流亡人户

特命疏決繫囚

詔以疏決繫囚例為文具諸路淹獄動二三年在京者朕當親決不以暑月為拘其諸路獄案經久者取

其尤而罰之

己丑大定九年春二月命禮部侍郎完顔伯林往遼東渤海一帶詢訪官吏治狀按舉黜陟所至問民疾苦

詔以完顔建忠為左丞相赫舍哩烏爾古為右丞相翰林直學士楊伯雄為參知政事

冬十月廢北京府行臺省

庚寅大定十年春正月祀南郊望日大射於燕山之北大閲兵師五日而罷

詔以去年臨洮府路蘭秦河會州旱人民大饑命所在官司存恤按大定八年水澇十年臨洮等處旱金史五行志皆不書

夏五月宋遣范成大來為祈請使

為陵寢受書二事也國書報之大畧云和約再成界山河而如舊緘音遽至指鞏雒以為言援昔時無用之文瀆今日既盟之好既云廢杞欲申送遠之懷止可奉遷即俟刻期之報至若未歸之旅櫬亦當並發於行塗抑聞附請之詞欲廢受書之禮出於率易要

以必從於尊卑之分何如顧信誓之誠安在事當審

處邦可孚休

自熙宗講和後所定受書之禮北使捧書升殿北面

立榻前跪進南帝降榻受書以授内侍世宗初立遣

使往宋報登位使取書以進及後來再和循舊例降

榻受書畢復御座至是宋帝悔之因其報問使還及

其年遣李若川賀帝尊號悉命口陳祈削此禮不報

燕羣臣於同樂園之瑶池

帝因語及古今帝王成敗之跡大率以不嗜殺人為本數年休兵民力少蘇惟獨貪殘之吏去朝廷稍遠恐為百姓之蠹宜時加稽察以革其弊知中書省貝勒稽首曰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

辛卯大定十一年春正月祀太廟

制諸州歲貢三人

三月己丑朝日於東郊

夏五月宋遣使趙雄來賀帝生辰重附國書

宋國書曰比致祈懇旋勤誨緘欲重遣於輅車恐復煩於館舍惟列聖久安之陵寢既難一旦而驟遷則靖康未返之衣冠豈敢先期而獨請再披諒諭之旨詳及受書之儀葢今叔侄之情親與昔尊卑之禮異敢因慶禮薦布忱誠尚兾允從俾符企望葢去年范成大所得本國報書以欽宗梓宫為辭也

宋使趙雄入辭我國使臣宣諭

諭云蹝聽旨歸日傳諭宋皇帝向來初請和日宋朝

來祈請徽宗靈柩已送還了今再講和宋國自當來祈請欽宗靈柩父子同塋以時奉祀前日來使却妄請鞏雒山陵上國止許奉還并許其就發還欽宗靈柩上國已令撥取在此俟來報聞今因聘使來輒附書稱久安陵寢難以輙還并及靖康靈柩亦難獨請則向來已許還送者今反辭以為難於義安在朕念欽宗嘗在宋國作帝尚爾權塟深可憫恤今宋國既不欲請上國却當就鞏雒山陵奉塟竟無一語及受

書事

冬宋遣莫濛來充賀正旦使

壬辰大定十二年春宋使莫濛入見按此上二條原書莫上並衍充字據宋史刪正

時正月三日本國錫晏前後循例無違者濛獨毅然以宋朝國忌不敢簪花聽樂為辭爭辨久之帝從其請就館賜食

河東河北大饑流人相枕死於道詔所在開倉賑恤冀

莫澤潞絳解州盜賊大起詔元帥布薩忠義等討之按金史本紀布薩忠義薨於大定六年此於是年書忠義討盜賊殊為舛誤

嘯聚山谷散而復合有連十數村del之衆及無辜而

强壮迸逸竟不能制

秋八月皇太子允升薨

癸巳大定十三年春二月獵於南山

詔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斃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仍斷食

粟之畜

夏四月詔諸路有粟之家供年之外悉貸饑人

西夏遣使來貢

五月壬申朔日有食之

甲午 大定十四年冬十一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按原書此條係於天定十三年五月日食之下大陽無一歲頻食之法考金史宋史通鑑綱目癸巳年日食於五月甲午年日食於十一月原書必係傳寫舛錯今改正

是歲宋孝宗淳熙元年

乙未 大定十五年秋九月詔年老之人無注縣令 按原書是年不載事實今據金史補

丙申大定十六年春正月帝御正隆殿受印寶一曰承天休延萬億永無極二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三曰天子之寶四曰天子行寶五曰天子信寶六曰皇帝之寶七曰天子神寶八曰御書之寶九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十曰天下同文之寶置符寶郎隷門下省大朝會則陳之

初尼雅满南征取宋京師盡取宋朝所有玉璽寶印此恐即是南宋之物

夏四月宋遣左司諫湯邦彥來充申議使請河南陵寢之地

邦彥至燕帝拒不納既旬餘乃命引見夾道皆控弦露刃之士邦彥大怖不能措一辭而出國中遺賜物件邦彥受之如宋朝禮物則帝不受也宋帝大怒流邦彥於新州自是河南之役始息不復遣使矣

丁酉大定十七年春正月賑大名府路饑

恩濮滑三州特甚民流亡莩死不可勝計

詔天下勸民田視每歲所入以為官吏殿最

以吏部尚書完顏世卿參知政事以權直學士院賓耆

年同知中書省事

夏四月三日帝與太子諸王在東院賞牡丹晉王允猷

賦詩以陳和詩者十五人

烏珠子偉按金史宗室表烏珠二子長曰亨次曰音德亨於貞元二年為海陵所殺至正隆六年復殺音德此云烏珠子偉必係訛誤

探知其意直前頓首言曰國家

起自漠北君臣將帥皆以勇畧戰爭故能滅遼滅宋

混一南北諸番畏懼自近年來多用遼宋亡國遺臣以富貴文字壞我土俗先臣昔在順昌為劉錡所敗便歎用兵不如天會時皆是年來貪安漸為人侮今皇帝既一向不說著兵使說文字人朝夕在側遺宋所傳之主聞是有志報復今蒙古不受調役夏人亦復侵邊陛下舍戰鬬之士謂其不足與語不知三邊有急把作詩人去當得否帝黙然左右皆駭目相顧知内省事余萬福向前扶之曰皇帝方歡飲郎君却

作苦惱人語耶扶起去之自是文武分黨如氷炭矣

戊戌大定十八年春正月翰林侍讀學士張酢吴與權等入對於便殿因言及邊防事

酢等上言曰軍政不修幾三十年矣闕額不補者過半其見存者皆疲老之餘不堪戰陣大定初已萬萬不如天會時今沉溺晏安消磨殆盡願與大臣講明軍政以為自立之計帝從之

秋九月西夏遣將博囉哈雅來攻麟州陷之

夏師至宕遵源卭都部首領禄東賀密與之通番僧達喇者約日為應我師與戰禄東賀從中叛去與西夏兵首尾來擊我師熸戊子麟州城陷夏人虜金帛子女無數并毀城而去

欽定重訂大金國志卷十九